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八季

浅夏盈盈

鲍安顺

腹有诗书,看见什么都容易看出诗意。

浅夏五月,我在公园散步时,看见荷塘里那小荷含苞待放,便想起杨万里在《小池》中的描述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花苞上,荷叶间,荷塘内,蜻蜓飞来飞去,在阳光下翩翩起舞,十分迷人。小荷在娴静的浅夏,盈盈出水,不染不妖,清香扑鼻,让人赏心悦目。“浅夏盈盈澹芳草,小荷茵茵听蛙鸣。”亲近自然,闻芳草,观小荷,听蛙鸣,多有生活情趣呀。

在浅夏,我会想起丁香。我喜欢诗人戴望舒的《雨巷》里说的丁香,那颇有韵味的油纸伞,那结着愁怨的姑娘,丁香也似散发出淡淡的闲愁。我还想起曾走过的雨巷,很静很美,在丁香花丛里,有个踮着脚尖跳舞的少女,花香里有嫣然的温馨。那天风很柔很软,时光轻盈慢过。那时的我,还是青涩年华,还没有平淡的心境、优雅的从容,只有腼腆的尴尬和局促不安的憨笑。从此,爱上丁香,爱上雨巷,爱上浅夏。烟火流年中,这一切成了记忆中唯美的风景。

院子里的海棠花开了,我想起宋代词人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:“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,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”浅夏,身心清爽,绿肥红瘦,充满着诗情画意。人生如夏花,有光阴疾驰中的绽放,也有雨疏风骤中的零落。无论是起还是落,只要懂得善待时光,保持热爱,珍惜美好,不懈前行,便觉人间值得。而经历过起落的人,心态会淡然如水,能笑得得失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如果那一次算的话,只是捣了我一指头。

我的母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。她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姊妹七个,供我们上学,教我们做人。母亲爱我们,尤其爱我。

那是春天的一个清晨,我起床去上学。由于我是学校运动员,李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晨跑步,围绕学校旁边的大水塘跑五圈后再去上早自习。3000米的距离足以让人汗流浹背。早上五点刚过,在剥玉米的母亲将我喊起来。我穿好衣服准备上学去。这时,母亲拿了我的小棉袄递过来:“来,今天有点冷,把棉袄穿上。”我说:“不穿棉袄,我还得训练哩。穿上棉袄跑步有点热。”母亲赶紧说:“今天天冷,你里面穿上线衣,外面穿上棉袄。跑步的时候,棉袄脱下,跑完再穿上。”我接道:“我不想穿。”心里想,小棉袄不得劲还难看,穿上老丢人。别的运动员都是里面穿个毛衣,外面穿件漂亮的羽绒服。而我一没有毛衣,二没有羽绒服,里面穿着一件非常旧的蓝线衣,那是我四个姐姐们轮流穿过的衣服,不好看也不怎么保暖。外面再穿件单衣,那单衣比线衣和棉袄好看。想着这些,我打定主意不穿棉袄。母亲威胁我:“不穿不能去上学!”我也犯犟:“不穿,就是不穿。”母亲非常生气:“真是犟丫头!”她边说边伸着食指向我额头捣过来,我赶紧偏头躲,可是没躲过,她的指头捣在了我右眼里,我大哭起来。母亲一下子乱了手脚,急忙拿来

人生有诗意,贵在两心知。我的爱人曾对我说,读着李清照的词,感觉浅夏盈盈。她想在风中等我,陪我去山间摘果,她素手纤纤,惊鸿若舞,衣袂飘飘。而我,青丝束发,笑看花儿,也笑着看她。我听了说,这情境多美呀,真可谓沉鱼落雁鸟惊喧,羞花闭月花愁颤。情深于初夏,相知相守中,诗意盈盈,何等幸福。

春去夏来,我还想起唐代的高骈在《山亭夏日》中的描述: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多有画面感——那满架的蔷薇,一院弥香,微风轻起时,那水晶帘儿在摇曳,还有绿树浓阴、楼台倒映池塘,波光潋滟,美妙至极。浅夏有盈盈之感,有淡淡的小清新,何不沉浸于自然,去拾一分随心、一分惬意、一分满足盈满胸怀?如我,只身站在阡陌上,沐浴阳光,情随风动,心随情动,踌躇满志。浅夏,还未很炎热,风儿微熏,树木蓬勃,绿草茵茵,一切刚刚好。而我的内心期待着收获,渴望不负韶华,有大干一场的冲劲。

浅夏,石榴花也会开。下过雨,浸润的花色犹如霓裳灯影,有别样的好看。那淡淡的花香间,似有蝴蝶斑斓,透过花叶,我心生一笺素淡。想为浅夏描一幅画卷,以情为墨,以心为丹青,以花香为创意,以天地为画卷。

作家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中说: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那种情,对我来说,是浅夏的草木花香,也是心灵的丰盈空灵。

煤油灯查看,一看,随手搁下油灯,背起我就走。路上,母亲走得越来越快,我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喘气声。我疼得越来越厉害,母亲慌得跑起来。到了在卫生所工作的李大大夫家。大夫家门还没有开。妈妈放下背上的我,“啪啪”心急火燎地拍大夫家的门栓。边拍门边喊:“舜叔,舜叔,孩子有急病,您赶快来看看。”一会儿,李大大夫出来了。妈妈把我背进李大大夫家,李大大夫拿来手电筒认真看了看我的眼说:“这是结膜下出血,吃点活血化瘀的药,过几天,红血印就下去了。”母亲长舒了一口气。

回家的时候已是早饭时刻,母亲做完饭端给我,好像很愧疚一般。我吃完饭一照镜子才知道,眼里有一块红印。母亲像这样给我端早饭端了很多天。不知过了多少天,眼中的红痕消失了。

十几年后,当我成为母亲,才明白母亲的苦心。那天突然降温,母亲是怕我冻感冒了,一般跑步训练大量出汗后,身上会很冷很冷,如果穿个小棉袄会温暖万分。如此想来,我当年眼里的红印就像是母亲一颗滚烫滚烫的红心留下的印痕。

又逢春天,年近五十的我不知怎的变得开始念旧起来。今日的降温突然让我忆起母亲捣我的那一指头的温柔,一种幸福感紧紧地将我包裹。我轻轻地喊了声母亲,可是母亲不可能再回应我了,因为去年她已经走了。但母亲永远在我的心头,未来的日子里,在你温柔的陪伴下,我自己勇敢地往前走。



初夏桑葚红

顾正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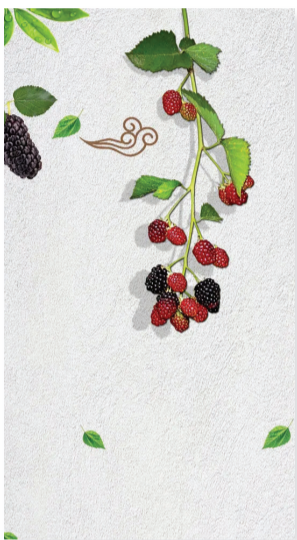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是桑葚成熟的季节,新生的桑叶翠绿欲滴,初长成形的桑葚渐渐地由青变红,再由红变到黑里透紫,那颗颗肥硕的果实把桑树的枝条都给压弯了。站在桑树下望着枝条上那颗颗诱人的桑葚,我的记忆瞬间穿越到了童年时代。

那时候的我们,每每放学后先完成作业,接着便是约上几个小伙伴去房前屋后寻找那些“无主”的桑树——其实那时孩子的心性就放在了“吃”上。哪棵桑树的桑葚个儿大,形状长得好,我们一旦发现目标,就会争先恐后地往树上爬,先是挑那已经熟透了的桑葚,边采摘边忙不迭地往嘴里送,那些紫黑的汁液不仅将嘴唇染得乌紫乌紫的,有时一不小心还滴到了衣服上,斑斑点点的煞是难洗,回家又要挨母亲的一顿“责骂”。

桑葚的成熟程度是有区别的,大致可以分熟透的、熟而未透的和未成熟的三种。熟透的桑葚呈暗紫色,浑身透着光亮,充满了水分,摘的时候也只能轻轻地摘,稍不小心就会把它捏破,挤出汁水来。还有一些桑葚是红色或青色的,青色的还没有成熟,我们自然舍不得摘。桑葚的甜更多是品出来的,细细的甜,带有淡淡的桑叶的清香。

因为小时候家里养过一段时间的蚕,我便和妹妹自告奋勇地向母亲请命——到自家树上摘桑叶,其实小心眼里开始盘算着即便桑葚正青着呢,也顺手牵羊摘些尝尝鲜……

搬来梯子,靠上墙根,妹妹在下面扶着,我像猴子似地迫不及待蹿到桑树上,脚踩着结实的枝丫,一边穿梭不停地摘着桑叶,一边在绿叶丛中挑选着稍稍熟了的桑葚,再装进准备好的塑胶袋子里。当我麻溜地从树上下来时,妹妹竟等得有点儿焦急了。因为母亲交代说等桑葚熟了才许采摘,我便“点到为止”地先少摘几个品尝品尝,就如我们那时的年纪一般,酸酸的,还有点涩。我和妹妹麻利地将之丢进嘴里,先前的几颗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,渐渐地才品出那涩中带酸、酸里裹着一丝甜的味道来。



温柔的陪伴

王润霞